

凭吊虚江

□老藤

恕我孤陋寡闻，来晋江之前，我不知道俞大猷墓在苏坂村。

因为参加“海丝农业”采风，我有幸来到被朱子称为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”的文化名城泉州。泉州和晋江是连体城市，连机场都是两城名字的叠加，到了泉州就等于进了晋江。晋江为泉州所辖，级别虽低，历史却厚重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文化富矿”，随意捡起一截红砖、一块砺壳，都能嗅出穿越时空的海丝气息。晋江给人的感觉恬静而温暖，比如有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安平桥，有油画般质地的砺壳厝，还有位移情不移的溜石塔，以及从大唐穿越而来的南音，吃一口不由你不眯眼的土笋冻等。这一切，让晋江变得邻家大嫂一样丰满、贴切。

细看主办方排列满满的日程表，我被拜谒俞大猷墓一项深深吸引了：俞大猷！这不是明代的抗倭英雄吗？他原来是晋江人！

我自信关于俞大猷的知识储备没有被动时光盗走。

俞大猷，字志辅，号虚江，明代军事家、武术家、诗人、民族英雄，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，两人有“俞龙戚虎”之称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到古城蓬莱出差，我专程去拜谒戚继光祠，在给这位抗倭英雄鞠上一躬后，很自然就联想到了俞大猷，便问守祠的老伯，俞大猷葬在何处。当时信息不畅，守祠的老伯回答不上来，我心中颇感戚戚焉，就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瞻仰俞大猷的墓或祠。因为与风光无限的戚继光相比，俞大猷的行伍之路十分坎坷，宦海沉浮在这位英雄身上一幕幕上演，他战功显赫，却屡遭谗言所累，但他无怨无悔，依然剑指倭寇，镇守海疆，报国之志不移。

几十年前的想法如同一粒种子被深埋心底，“海丝农业”采风使我如逢甘霖，心底的种子自然如笋破土，骤然而出。

位于磁灶镇的苏坂村始建于宋中期，村庄群山拱卫，梅溪环绕，堪称风水佳地，不负晋江醉美村庄美名。绵绵冬雨里，我们采风团一行在溪边休闲公园掣拳前行。公园景观完工不久，煞是气派，让人恍若走在上海或广州的江边一样。经过一个村民集资修建的豪华公墓，我被一座巍然耸立的石塔吸引住了目光，石塔上的浮雕显然受了溜石塔浮雕的影响，带有明教的一些痕迹。这一代曾经盛行明教，据说明教徒的黑陶钵盂就出自苏坂村，苏坂村至今还在烧制这种黑陶制品。热情的村领导见我们对黑陶感兴趣，就慷慨地赠我们每人一把黑陶茶壶，壶古朴简约，有烟熏火燎的痕迹。想必用这壶烧水，不用投茶就会有一种陈年的味道。因为下雨，梅溪水

浑而旺，一片片水葫芦缓缓漂游。这些水生植物要去哪里呢？河的尽头是茫茫大海，淡水植物一旦遇到盐卤的海水如何存活？看来水葫芦对自己命运过于放纵，来自哪里，欲去何方，这些问题也许它们根本就没想过。观察了一番后，我发现梅溪中不见一只水鸟，按说这般壮阔的水势，应该引来鸥鹭水禽，但水鸟们不知因何而罢工，是因为冬日里的绵绵雨丝吗？

走过溪畔公园，上车，穿过一个机器隆隆作响的瓷砖厂，我们来到山势平缓的卧牛山下。与豪华公墓所在的将军山比，这里应该不成山，只能称作岗。抬头远望，山上长满了一种大树，树干高而白，树冠却稀又疏，福建作协的作家告诉我，这是从国外引进的桉树，是用来做造纸原料的速生树木。这个作家显然对桉树有某种抵触情绪，说种过这树后，当地地力就会被抽空，其它树木很难再生长了。他这一说，我似乎想起了一个与此有关的报道，某位林业专家反对引种桉树，他气愤地将桉树称为“缺德树”，这大概与西洋参一样，属于生物入侵的一类吧。

因为下雨，路况不佳，车上的同行们有些踌躇，最后下定决心下车进山的只有中国作协的志忠和我。其实，从停车处到山中的墓地并不远，大概有两三里路的样子，只是山路过于泥泞，穿着名牌鞋子的人望而却步也可以理解。通往墓地的山路有两米宽，路旁长满了常绿树木，我叫不上这些树木的名字，却对雨中绽放的一种花很熟悉。花是三叶梅，火焰一般燃烧在湿透的绿色中，更加鲜艳欲滴。我想此处的三叶梅虽是野生，却绽放得有情有义，有了三叶梅作伴，拜谒英雄之路便不再那么湿滑。

绕过山坡，三叶梅不见了，脚下两米宽的土路也没有了，满是丛生的树木和缠脚的荒草。跌跌撞撞在林中走了一段，来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。眼前现出一条直路，不用问，这便是通往山中的墓道了。墓道起始处，看到一块大约一米左右高的石碑，碑上阴刻“俞大猷墓”，落款是福建省人民政府，时间是1991年，字上涂了红，因为涂得过多而有些淋漓。拾级而上，墓道宽而平，由整齐的青石铺就，墓道两侧是一棵棵茂盛的小叶榕，小叶榕两两相对，长髯低垂，独木成林，数了数，竟有30棵之多。这些小叶榕常有落叶飘下，因无人打扫，日积月累，褐色的落叶在墓道上铺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如同走在波斯地毯上一般松软。两侧的小叶榕似乎为了保护落叶，将树冠努力挽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绿色的穹顶，像一道封闭的长廊，这使我想到了《搜神记》中韩凭夫妇



俞大猷墓上的石像生

墓冢上的大梓树，“屈体相就，根交于下，枝错于上”。此时恰好细雨暂歇，一缕阳光从枝叶构建的穹顶上透下来，将落叶满地的墓道照得铺铜镀金一般明亮。同行的志忠抓住时机，拍出了几张光影绝佳的照片，翻给我看，我非常喜爱。

走过这段百步许的墓道，便是3层几丈方的墓埕，墓埕由77级台阶相连，或许与俞大猷的年龄和人生的3个阶段相应吧。墓埕上的高草如同种植的一般茂密，第一层墓埕上有3组相对而立的石像生，分别是马虎羊，都用白石雕成。雕工过于急躁，有种用刀无力的感觉。再上一层墓埕，则见两尊石翁仲分列两侧，皆为武将，高文许，器宇轩昂，敦厚威严，似乎在检阅每一位来此的过客。据说，这里的石像生不止一组，其它俱毁，唯有这两尊因其威严神态和佩剑披挂锁住了贼人，使之不敢下手。两尊石像不论雨雪风霜，朝朝暮暮双手抱拳伫立荒草之中，虔诚地为主人守墓站岗，不离不弃，让人颇生感慨。石像因为采用当地一种晒不热、苔不生的石料，400多年依然纤尘不染。

最后一层略小的墓埕上，便是俞大猷墓了。这座坐南朝北的三合土墓，呈椅子状卧在半山腰，墓前有石碑，写着“皇明都督虚江俞公墓”，墓碑下落满了树叶。站在墓前回望北方，视野极为开阔，田畴城郭如画卷一般横展面前，应该说这墓址的选择经过一番考量。我注视着墓碑，俞大猷为什么会取号虚江？虚江二字到底有何寓意？这个问题如同一道待解的方程，直到我写这篇短文时依然没有答案。

知道，在这雪原上的约会，需要一种寂寞而不失浪漫的等待。我看见在她的脚下，有一条滞流的河水，阳光泻在上面溅出绯红，那红玉般的河流不是她刚刚缱绻遗落的纱巾？

天地似乎也在这艳丽的一幕了。浩渺的雪野无边无垠，坦荡如砥。红光白影的茫茫雪国，仍是一片澄明静谧。俯视脚下那条河流，我竟诧异地发觉，在这冰封的河床里，河水原是流淌不止的，它披着太阳的色彩，载着两岸雪影，在无声无息地流动，像是一群美丽的小蝌蚪，蜿蜒着从梦里的雪原爬过。源源不断，似是为了某种痛苦的蜕变，坚强地追求一股有灵性有力量的生命涌动。顿时，我感到漠漠的雪原在我眼前激荡不已，雪水融融，沧海横流，一条粗壮且通红的血管奔涌在旷古的混沌里……我被这庄严肃穆的景色迷住了，不由溯河而上，探寻那闪烁着灵性和力量的源泉所在。终于，我看清柔美而乖巧的妩媚的梅了。这株梅树亭亭玉立，姹红地开放在雪野里，如少女般羞涩，却凛凛地透出一身傲骨！在这天地之间，我忽然怜疼她的渺小和孤立无援。我怜爱地举起手，又缓缓地放下——这株雪原上长出的精灵，冰冷的雪水滋润着她，刺骨的寒风吻着她的双颊，冷艳美人屹然挺立，这是为了一个怎样不被庸俗左右的承诺和期待？

有雪的天空慢慢隐晦起来，河岸上依依树林，装点着这茫茫的雪原。我眼前的世界变得寂静无比。我就这样静静地和这株梅树对峙，朦朦胧胧中，却又感觉到漫漫的雪原慢慢在冰冻，且发出一种淬火似的响声。这种雪与雪搏斗凝聚的声音让我喜悦不已。我弯下腰，抓起一把冰凉的白雪在嘴里咀嚼，仿佛是完成了这期待已久的约会，心陡然充实了起来。我突然发觉，在雪原上走过，渺无人迹的雪原上，只有我那斑驳的足迹，一溜溜的，像是老僧不经意遗落的一串串佛珠……

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俞大猷墓地没有松柏。身为北方人，总感到没有松柏的墓园有点像墓园的赝品。或许原本有，后来被伐去烧了磁灶，或许原本就没有种植，因为当地不缺绿色。不过，3年前有盗墓者竟然在此打洞盗墓，引起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，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让我蹙紧眉头的是，没有松柏也就罢了，墓地所倚的山上却种满了桉树，这些高傲的家伙在此恣肆吸吮大地的养分，让英雄如何得以安眠？我发现山上这些桉树有的已经枯死，山坡上满是黑色灰烬，不用问，这些桉树肯定经历过一场山火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些山火没有烧到墓地来，在离墓地十几步远的地方止住了，画出了一条粗黑的弧线，而这十几步远的山坡，干枯的杂草十分茂盛，山火不识趣地退去，让人不可想象。

回程，我问邻座一位当地人，这山火因何而起？对方未加思索就说：地火。

车上，我一直在思索地火二字。“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；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，于是并且无可朽腐。”这是鲁迅的《野草·题辞》。地火也是某系统一本刊名，是《易》第三十六卦，还是一个电视剧的名字，将这些与此地山火相联系未免有些牵强。这时，志忠又把他刚拍的最得意的一幅照片发给我看，照片中绿穹如盖，一道强光穿透枝叶间隙，直照满地落叶，似乎要犁开潮湿的墓道。我恍然大悟，这地火莫不是英雄为了与阳光呼应而在九泉之下发出的神力？我想到了俞大猷的一句诗：

十月征骑出长城，烟火冲天燎草榛。



终相随

□金志庆

那时小荷才露头，便追蕾儿掩面羞。待到娇艳竞怒放，凌波簇拥拍不休。

终相随，入暮秋，满眼萧疏花残瘦。柳岸痴步独徘徊，惜别再把余影留。

凌顶仰天啸

路长陡峻峭，望不尽来去弯道，数不清起落心跳。凌绝顶上仰天啸，茫茫云海奔涌潮。巍巍群峰终是小，万山来朝，悠然自笑傲。

在无可争辩的艺术美之前，我只是遗憾时光匆匆，来不及饱览。火车站、酒店、行李寄存处……这些对我来说已相当熟稔。背着照相机，行色匆匆，穿梭在米兰铺满梧桐树叶的街道时，我发现我是多么适合独自行走远方——

斯福尔扎城堡附近的公园，多么闲适。阳光慷慨地铺洒给了每一棵树、每一根草、每一个人。一个貌似中国武侠小说中洪七公的男士，满面红光，白须飘飘，脱掉外套，四肢裸露，舒坦地坐在木椅上享受太阳。

骑自行车的孩子你追我赶。树叶静美，仰躺在大地。高大的悬铃木，枝丫纵横。我用力呼吸，嗅着大自然清新的气息——澄澈、透明的气息。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我似乎了无羁绊。

走进斯福尔扎城堡，来到米开朗基罗的《圣母哀恸》前。意大利学生安静地聆听老师讲解。我远望它，雕塑作品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有些惨白，和哀恸相呼应。未完成。脸部有些模糊，但哀恸已“力透石背”，宁静中带着无以言说的悲凉。一个独立的馆摆放一件艺术作品，是对艺术的敬畏和热爱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旧书摊买了一本旧小说。

叮当作响的涂成橘黄色的电车蜿蜒而过，蒙特拿破仑街顶的顶级奢侈品在橱窗里闪闪发光。从斯福尔扎城堡走到米兰大教堂并不远。我似乎和谁有一场约会，对，我们约定好了，在米兰大教堂屋顶相见，在丛林一般的大理石山相见。

我锲而不舍想去拼接记忆碎片，来追忆逝去的曾在我生命中的时光。它发生了偏差，这不要紧，我希望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有戏剧性的变化——因为我们拥有它的权利太小了。

那个人，会去吗？

刚到米兰大教堂前，我如同圣特雷莎修女，有了一种不可抑制的眩晕感。这是向天空升腾的节奏。宏大的哥特式建筑在阳光下变成了金色，盛大的金色体，绽放着光芒。墙面的雕塑数不胜数，或布道，或祈求，或俯视苍生，或冥思状……世界上最伟大的雕塑家选择了世界上最好的大理石，纷纷在米兰大教堂完成作品——难怪拿破仑选择这儿作为他的加冕之处。

我听见他的召唤，我所约定的人。我十分顺利地绕到教堂后边乘坐电梯，直接抵达108米高的教堂顶部。我惊呼了——135个尖塔和雕像在光和影映照下焕发出神性。它们无限接近天空，在空灵处观照人间。它们目光下垂。或柔软或悲悯，或尊贵或平静。

继续在大理石山之间攀越，冰冷的石头其实饱含着情感，我一触摸并感知到。我瞧见中央塔上的圣母玛利亚雕像，她被无数金叶片包裹，光辉夺目，璀璨至极。

那个人，在丛林塔中探出头闪现了片刻，又倏忽不见。

我在教堂对面的餐厅入座，天很冷，但我坚持在室外用餐。我想看着太阳的余晖是怎样一点一点从教堂身上褪去直至沉入黑夜。我也想等我所约定的人，然后一起用个餐说个话聊聊米兰。薯片、火腿、意面。很快我就吃完了。教堂的颜色涂上了一层血牙红，颜色慢慢不断加深、加深，它是凤凰，在涅槃。是的，整个米兰城涅槃过无数次。公元1158年和1162年在同神圣罗马帝国的两次战争中，米兰城几乎全部毁坏，断垣残壁，满目疮痍，可谓命运多舛。米兰人民好不容易在残骸中重建城市，然而1402年一场巨大的黑死病瘟疫，使死亡变成了常态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墨索利尼又把米兰带上不归路，盟军地毯式的轰炸几乎把米兰夷为平地——摧毁、重建、再摧毁、再重建。那个人迟迟不来。他爽约了。我并没有失望。

在匈牙利时，我差点与一位密友相见，我们前后相差一天在布达佩斯逗留。如果我晚一点走，如果我不那么着急去布拉格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走过塞切尼大桥登上盖利尔瓦特山。他是个诗人，他一定会在山上即兴写一首诗，用颤抖的声音朗诵，如果他因为激动读不出诗的话，我来接着朗诵好了，这对于我来说是长项。可惜没有。

我也曾和一位小说家约好一起度罗马假日，像海明威老爹说的带上武器，我们在电话里笑得乐不可支，为这些想法——但是都没有付诸实现。

我一个人背着行囊走世界了。特别好，真的。一如我在国际机场，看显示屏上亮闪闪有无数个地名：里斯本、赫尔辛基、卢森堡、慕尼黑、林茨……它们不安分地闪烁着，像一种持续不断的召唤。我一个涉足，穿越庸常去触摸未知的地方。约翰·伯格的《我们在此相遇》，是以地志学书写记忆术，第一章在里斯本，接着是日内瓦、克拉科夫……我喜欢这样的文本，喃喃自语中蕴含着密度，“在黑暗中，静寂成了百科全书，将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所有一切，凝结浓缩。”



意大利米兰俯瞰

雪原

□徐迅



下雪的时候，我喜欢在雪地里走走。我知道我的影子已袅娜开放如花。在这灿烂的阳光雪里，面前的雪地清晰如一卷洁白的宣纸，洇润着我，就仿佛涂抹出秋天最后的一束阳光，寂寞而温暖地摇曳在明亮的雪原……

雪花洋洋洒洒，纯情而美丽地漫天舞蹈，溅在脚边的还有欢快的雪粒子。这种冬天美妙的花瓣和果实已让大地收获。茫茫的大地似乎铺垫着一层丰盈敦实的绒绒白花。我独自走在这雪花铺满的幽径上，双脚软软沓沓，只是碰上冰冻的硬处才会发出一点声响。四周灼灼，如花纷纭，世界银妆素裹，果然分外妖娆。路边的树梢上披着晶莹的雪衣，如绽开的一朵朵冰凌，便成为伴随

我的唯一的风景了。雪终于停止，世界于是静寂无声，冰凉而玲珑的雪风缓缓地从我脸上拂过，浸透我的整个身心，唤出一种淡淡的忧郁和幸福的氛围。

慢慢走上一个雪坎，突然间，我发觉天地在我眼前变得富丽堂皇。悠远而洁白的雪原上，一轮胭脂般的太阳如一朵红玫瑰，开放在如纱的天幕上，面前一丛如烟似雾的林带，仿佛少女的纤纤玉指，正擎着那朵红玫瑰，而就在那如烟如雾的朦胧光影里，有一株猩红明亮地炫目着。我想，那是梅吧？或许是那个叫做梅的女孩在等我，她伸着冻得通红的小手，穿着漂亮的红上衣，在冰天雪地里，浑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馨香。我站立着凝望她，仿佛彼此都已深深地